



回憶嘉義軍二三事

◎施志勝

章「榮調五十八軍」時，把我的思緒拉回到書中說的那個年代，想起嘉義軍二三事。

民國七十二年，筆者任台南官田師某砲兵營少校輔導長，承師部政戰主任李旦初上校（其後曾任金門縣政府主任秘書，積勞成疾，逝於任內）推薦，至五十八軍（習稱嘉義軍）參加參謀考試，準備佔中校職缺，二個缺由九位符合條件者競試；這類參謀考試，是以撰寫一篇論文和一份簽稿併呈的公文寫作為主，試題通常由承辦單位簽奉長官核定後密封，到考場當眾拆封公布於黑板上；應試當日，軍部政戰主任張人俊將軍出了奇招，親自來考場臨機宣布論文題目，要求每人撰寫自傳一篇，讓事前猜題模擬寫作者大呼意外，有創意，是我對這位長官的第一印象。

日前，在一場婚宴上，與久未謀面的老長官張人俊將軍同桌。得此機緣，蒙賜寄「戎馬回顧錄一張人俊八五自述」一書，先睹為快，得以瞭解將軍歷經艱沛困頓，坎坷險阻的歲月；分享了他從士兵到中將，凡事盡其在我、「戎馬奔騰」的奮鬥歷程，深感與有榮焉！

全書計分「忠勇傳家風」等十八章。拜讀到第十三

越二月，接獲人事命令，六月一日調嘉義軍政戰部

第二科，佔中校政參官職缺。主任張將軍於八月中旬奉調金門縣長，於其麾下雖僅短短二個半月，但有幾件事卻讓我點滴在心，至今難忘。我接辦的業務中，有一項是民事工作，助民收割是其中之一；這時正是水稻收割季節，嘉南地區三軍部隊的助割任務由我部統籌，是時，陸軍總部派政戰部副主任周孝友少將率員督導，來之前，筆者寫就助割任務簡報，奉核定後印製書面資料及製作圖表，由主管科長向主任預報，科長報告後，主任命我也報一次，並當場裁示，屆時由我作簡報，幾經練習，自認可以做一個稱職的簡報官，惟於任務日前一晚，主任喚我至其辦公室，說他要親自簡報，以示對周先生的敬重；這次的簡報讓我開了眼界，主任口齒清晰，語調生動自然，抑揚頓挫拿捏得宜，尤其是，我所準備書面報告之外的補充參

考資料，其中的數據如數家珍般地靈活運用在簡報當中，令人折服。久聞「張簡報」的雅號，果然名不虛傳。

筆者是二年制專修班畢業的軍官，自認在軍中發展有其侷限，亟思轉任文學校軍訓教官。當年一般兵科少校（含）以上即可報考，對政戰官科卻有條單行規定，必須是現階中校或佔了中校職缺者才准報考，且要經過主官（管）同意；我既然符合資格，當然報名，報考名單上呈時，主任召見面談，沒有疾言厲色的說「不准」，反而言詞懇切地說「你來軍部雖然僅一個多月，聽你們科長說，你的本職學能不錯，業務很快地進入狀況，主任對你非常肯定，校級軍官已經沒有專修或正期班之分，不要『妄自菲薄』」，希望繼續留在部隊，為國家服務……」等云，話語極具親和力，聽了深受感動，如此這般，隨著不同的機遇，又歷練了些職務，於八十九年十月才解甲歸田。

嘉義軍因為國軍精簡案部隊指揮層級調整而裁撤，但是，當年山仔頂「光華營區」的點點滴滴卻不時地迴盪在自己的腦海中。

十二月的風

◎鄒文慧

枝葉衝撞門窗 更甚黑道追債潑漆 翻攬片段段血漬	可見傷痕的倒還好 不見痕跡的 該從何索討
心痛不會好了 剩餘的喘息 大口小口囁咬	倏然休止的風 凝結月亮慘白容顏 誰還顫抖

信手拈來，此心為帖

◎林念慈

窗外雨聲瀝瀝，是冬日裡的夜雨，忽然想提筆問候遠方的朋友，告訴他此處雨勢纏綿，天空都是淡染的墨色，連細節都無需述及，因為提筆的念頭，本身已經足夠了。

正如遙遠的南朝文人，在一個人人自危的紛亂年代裡，仍會在顛簸的旅途中，強烈的想念起朋友或親人，然欲振筆，又發現無言以對，唯有書寫雪後的晴光，漫天的花雨，末了，但求「足下各自安」吧！最困難的世道，連平安也是奢望，只有相互祝福，深情與美，更是這些動盪生命的唯一安慰。

誰的人生都有自己的亂世，生命中總有些不可解的心事，在風雨裡顛簸，隨著年歲的增長，而有了不同的詮釋與選擇。年少的情執、中年的傷逝以及老時的豁達，都在歲月裡墨色漸淡，但字跡越發蒼勁靈動，在生命的絹帛上淋漓書寫。

現代人不大寫信了，我倒還保有這份生命的樂趣，甚至於是重要的出口。平日無法啓口的話，在書信裡自然情深意厚；也因為面對的是親愛之人，更無須矯情，有時情緒如山洪奔瀉，有時淚痕漫漶了字跡，如把自己的心封緘遙遞，這是一份信賴和堅定，珍重的是彼此的理解；這更是一份牽念，有時拉拉扯扯，不成章句；索性全部捺掉，只在雪白的信箋上告訴對方：就是想念你了。

然後落款，註記這是歲末，昨夜有雨。

原來，不只是掛念，每次執筆，都是對自己的一次安頓，即使生活粗糙，仍梳理其中的況味，與那一點幽邃，還有一點促狹的小小快樂，這些是為了讓自己位置更加清楚，立定了座標，就算身逢亂世，也可心中太平吧。泛黃信紙上的文字，有的已經模糊，彷彿自己的前生，卻在不經意間，淡然問候。

【小說連載】

烏番叔

◎陳長慶

「劉曼麗，妳見到鬼了是不是？」天嘯高聲地責問她說。

「你叫表哥聞聞看？如果魚腥味不是從你身上發出來的，老娘就跟你同姓！馬天嘯，你到底幾天沒有洗澡？怎麼會那麼邋遢、窩囊！」

「不是我邋遢、窩囊，是你的鼻子過敏、有問題！不是我沒洗澡，是沒有灑上法國香水！」天嘯說後，輕拍忠志的肩，不高興地說：「把你車子靠路邊停一下，讓我坐到前面去。真是倒了八輩子的楣，光天化日見到鬼！」

「你叫表哥聞聞看，臭味和魚腥味是不是從你身上散發出來的？你要搞清楚，是我劉曼麗倒楣不是你倒楣；是你馬天嘯撞見鬼不是我見到鬼！」曼麗氣憤又不屑地說。

天嘯瞭解她大小姐脾氣，所以不再回應她。可是當車子行駛在蜿蜒的沙土路時，即使再高級的名牌轎車，也會隨著凹凸不平的路面而顛簸，遑論是忠志這部二手的老爺車。車子的避震經過長年的磨損，效果難免不如新車，起伏搖動當然會更加強烈，這是無可厚非的事。

「表哥，你開慢一點好不好。車子沿途顛簸簸的，不僅讓我頭暈，更讓我想吐。我快受不了了！」曼麗抱怨著說。

忠志搖頭苦笑。

「是路不好，不是快慢的問題！」天嘯代他回答。

實際上，除了車況外，這裡的道路也是不能跟新加坡相比的。新加坡是平坦的柏油路，加上劉家使用的是高級的進口車，行駛起來不僅四平八穩，冷氣一開，坐在真皮縫製的座椅上，彷彿是自家的客廳，也是一大享受！

(七十三)

太武島鄉

◎黃仁義

月光已經站在眉尖上很久了
汗珠從眼簾閃著很古代的故事
高粱田銀色秘密一直反覆
那些煙塵舊事的隱藏
自八哥醉意裡洩漏酒的成分
一億二千萬年偃臥

暑氣終是一個流浪漢
殘破荷葉開始摺疊月光當枕
中秋扇子搖晃著鄉愁
傳說的日子一天新過一天
結繫風向轉北
在睡著的髮髻上迎接
屬於我們的風

在我們深深的肌膚裡
在我們濃濃的血液裡
釀著高粱顏色
對北方歡呼生命
(稿費捐大同之家)



副刊投稿請附真實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地址、電話、金融機構帳號（請儘量用土銀帳號／首投請附存摺影本），以數位檔寄art.kmdn@gmail.com（恕不退件／不接受手寫稿）

責任編輯／張建騰

